

詩  
品  
集  
解



# 雄 渾

〔楊振綱詩品解引奉蘭課業本原解〕〔以下簡稱「奉解」〕「此非有大才力大學問不能，文中惟莊馬，詩中惟李杜，足以當之。」

〔楊振綱詩品解〕〔以下簡稱「楊解」〕「詩文之道，或代聖賢立言，或自抒其懷抱，總要見得到，說得出，務使健不可撓，牢不可破，才可當不朽之一，故先之以雄渾。」

〔楊廷芝詩品淺解〕〔以下簡稱「淺解」〕「大力無敵爲雄，元氣未分曰渾。」

大用外腓，眞體內充〔一〕。返虛入渾〔二〕，積健爲雄〔三〕。具備萬物，橫絕太空〔四〕。荒荒油雲，寥寥長風〔五〕。超以象外，得其環中〔六〕。持之非強，來之無窮〔七〕。

〔一〕〔無名氏詩品注釋〕〔以下簡稱「注釋」〕「見於外曰「用」，存於內曰「體」。腓，變也。充，滿也。言浩大之用改變於外，由眞實之體充滿於內也。」此卽體精用宏之旨。體精用宏，自然達到雄渾之境。〔孫聯奎詩品臆說〕〔以下簡稱「臆說」〕「理扶質以立幹，是體；文垂條而結繁，是用。」

〔二〕何謂「渾」？渾，全也，渾成自然也。所謂眞體內充，又堆砌不得，填實不得，板滯不得，

所以必須復還空虛，纔得入於渾然之境。這是「渾」，然而正所以助其「雄」。〔淺解〕「必返而求之於虛，一物不著，自到渾然之地。」〔應說〕「卽所謂課虛無以責有，叩寂寞而求音者也。」

〔三〕 何謂「雄」？雄，剛也，大也，至大至剛之謂。這不是可以一朝襲取的，必積強健之氣纔成爲雄。此卽孟子所謂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」的意思。這是「雄」，然而又正所以成其「渾」。孟子說：「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」假使用這意思來說詩，就是必須有大才力、大學問，纔能隨處觸發，成爲真詩。學深養到而寫來却一物不著，並不賣弄學問，侈談理論，這是所謂雄渾。〔應說〕「返虛入渾是認題，返字有心力，積健爲雄是使筆，積字有筆力。」

〔四〕 萬物，萬理也。具於內者，至備乎萬理而無不足，斯發於外者，也就塞於天地之間，自成一家，橫絕太空，而莫與抗衡了。杜甫所謂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」，庶幾近之。

〔五〕 〔注釋〕「荒荒，蒼茫亂走貌；寥寥，四邊空闊貌。油雲，油然之雲也；長風，長遠之風也。」〔天油然作雲〕，見孟子；〔乘長風破萬里浪〕，見南史。擬之於物，此二者又髣髴得其形似。說「荒荒油雲」狀「渾」字，〔寥寥長風〕狀「雄」字，固無不可；說「荒荒油雲寥寥長風」，整個地寫出雄渾境界，亦無不可。〔淺解〕「荒荒油雲，渾淪一氣；寥寥長風，鼓盪無邊。」

〔六〕 象外，迹象之外。梁武帝捨道事佛疏文：「啓瑞迹於天中，燦靈義於象外。」環中，喻空虛之處。〔莊子齊物論〕：「樞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」又則陽篇：「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。」一方面超出乎迹象之外，純以空運，一方面適得環中之妙，仍不失乎其中，這卽是所謂「返虛入渾」。返虛入

渾，也就自然成「雄」。所以不能虛也就不能渾，不能渾也就不能雄。〔淺解〕「超以象外，至大不可限制，得其環中，理之圓足混成無缺，如太極然。」

〔七〕強，讀上聲，矯也，勉也。窮，盡也。『工夫深處却平夷』，所以持之不費勉強，不見矯揉。左右逢源，取之不竭，所以引之使來，又能浩然無量，怕什麼窮盡？一方面渾化無迹，一方面氣勢充沛，這纔盡雄渾之妙。一說，強，讀如字。〔注釋〕「言此雄渾者，持而往之，不見其強，引之使來，浩然無量，總是形容二字之妙，謂其渾化無迹，氣勢充裕也。」

## 冲 淡

〔舉解〕「此格陶元亮居其最。唐人如王維、儲光羲、韋應物、柳宗元亦爲近之，即東坡所稱「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，發纖穠於簡古，寄至味於淡泊」。要非情思高遠，形神蕭散者，不知其美也。」

〔揚解〕「雄渾矣，又恐雄過於猛，渾流爲濁。惟猛惟濁，詩之棄也，故進之以冲淡。」

〔淺解〕「冲而彌和，淡而彌旨。」

〔廳說〕「冲，和也；淡，淡宕也。」

素處以默，妙機其微〔一〕。飲之太和，獨鶴與飛〔二〕。猶之惠風，荏苒在衣〔三〕。閱音修篁，

美曰載歸〔四〕。遇之匪深，卽之愈希〔五〕。脫有形似，握手已違〔六〕。

〔一〕 素，澹也。處，居也。默，猶言沖漠無昧也。平居澹素，以默爲守，涵養既深，天機自合，故云妙機其微。微也者，幽微也，亦微妙也，言莫之求而自致也。〔臆說〕『心清聞妙香。』

〔二〕 飲，讀去聲，與之飲也。太和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。飲以太和，卽易乾卦所謂『保合太和』之意，而其人之氣象可知矣。鶴本澹逸之品，而又獨飛，則與之俱者，其氣象亦可以髣髴矣。形容沖淡，恰到好處。〔臆說〕『飲之太和，沖也；獨鶴與飛，淡也。』

〔三〕 正因沖淡不易形容，於是再用譬喻。猶如惠風，惠風者春風也。其爲風，沖和澹蕩，似卽似離，在可覺與不可覺之間，故云荏苒在衣。荏苒亦作苒苒，或作荏染，柔緩貌。對這樣柔緩的惠風，只覺襟袖飄揚，好似沒有刺激到皮膚，然而通體絕無不適之處，其爲沖淡何如也！

〔四〕 譬之於音。長竹之下，明珣微動，其聲清以和，其境幽以靜，身經其間，一聲兩聲，無意遭之，也等於有心就之，故曰閱。閱者，歷也，察也。當此境地，心賞其美，神與之契，不禁發爲載與俱歸之願，然而不可得也。其爲沖淡又何如也！〔臆說〕『閱音如會點風浴，載歸如會點詠歸。』

〔五〕 如惠風然，如篔簹音然，無心遇之，似亦不見其幽深，但有意卽之，却又愈覺其稀寂而莫可窺尋。詩家沖淡之境，可遇而不可求，於此可見。

〔六〕脫，或也，引申爲「若」、爲「卽」、爲假設。愚者求此沖淡之境，即使偶有形迹相似，然而一握手間已違本願。恍兮惚兮，微哉微哉！此詩在前面極寫沖淡之貌，最後四句始寫沖淡之神。沖澹本不可說，這樣一路說來，亦就活躍於紙上矣。〔臆說〕「遠，作遠字去字講。」

## 纖 穠

〔臆解〕「此言纖秀穠華，仍有真骨，乃非俗艷。」

〔楊解〕「沖淡矣，又恐絕無彩色，流入枯槁一路，則沖而漠，淡而厭矣，何以奪人心目，故進之以纖穠。」

〔淺解〕「纖以紋理細膩言，穠以色澤潤厚言。」

〔臆說〕「纖，細微也；穠，穠郁也。細微，意到；穠郁，辭到。」

采采流水，蓬蓬遠春〔一〕。窈窕深谷，時見美人〔二〕。碧桃滿樹，風日水濱。柳陰路曲，流鶯比鄰〔三〕。乘之愈往，識之愈真。如將不盡，與古爲新〔四〕。

〔一〕采采，鮮明貌。流水，指水波之錦紋言。此形容「纖」。蓬蓬，盛貌，言生機勃發蓬蓬然也。春天氣象就是這樣。寫春而曰「遠春」者，韶華滿目，無遠弗至，更見得一望皆春矣。此形容

「穠」。二句分起。「臆說」：「入手取象，覺有一篇精細穠郁文字在我意中，在我目中。」

〔三〕 山水之深遠者曰窈窕。於幽杳之境而覩綽約之姿，何其穠也，亦何其穠也。此寫織穠之意態。「臆說」：「窈窕幽谷，織矣；時見美人，織而且穠。」

〔三〕 碧桃，花之織穠者也，何況滿樹！郎士元詩：「重門深鎖無人見，惟有碧桃千樹花。」高蟾詩：「天上碧桃和露種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」織穠的景象可以想見。再加上其時則「風日」，惠風時之日也，亦即所謂蓬蓬遠春也；其地則「水濱」，又即所謂采采流水也。此時此地，襯以滿樹碧桃，織穠的景象更可想見。而猶不盡此也，柳陰則以路曲而綠雲彌望，流鶯則如比鄰而軟語纏綿。綜合此景，織穠之景象顯，織穠之神韻出矣。

〔四〕 「學解」：「此言織秀穠華，仍有真骨，乃非俗艷。末句結出新字，即陸平原謝朝華而啓夕秀之意，尤爲絮緊處。」案此解亦是，所以表聖說：「乘之愈往，識之愈真。」乘者，趁也；識者，認也。織穠之境，盡量朝此方向發展下去，愈往而愈認識到真處，自然不成爲俗艷。「淺解」：「愈往者，乘其機則可往而愈往；愈真者，識其形則已真而愈真。織，理緒難得故云乘；穠，色相易見故云識。不盡者，織益求織，穠益求穠，由織而穠，穠歸於織；由穠而織，織盡於穠，則織穠得中，光景常新，有與古無分也，而豈猶夫今之織穠哉！」此意也不很錯誤，但說來却不甚了了。竊以爲不盡者猶言無盡。李德裕文章論云：「譬諸日月，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，此所以爲靈物也。」織穠之境也是這樣。不盡云者，言其永久無盡，亦即終古常見之意。終古常見，却又不是陳陳相因，所以



必須補足一句「與古爲新」。能與古爲新則光景常新矣。〔臆說〕「識，音志。」言援筆識之，足備一說。

## 沈 著

〔楊解〕「纖則易至於冗，穠則或傷於肥，此輕浮之弊所由滋也，故進之以沈著。」

〔淺解〕「深沈確著。」

〔臆說〕「此首前十句皆言沈著之思，尾二句方拍到詩上。」

綠林野屋，落日氣清。脫巾獨步，時聞鳥聲〔一〕。鴻雁不來，之子遠行。所思不遠，若爲平生〔二〕。海風碧雲，夜渚月明〔三〕。如有佳語，大河前橫〔四〕。

〔一〕 野屋，草野人之屋，亦卽山野間之屋。野屋而襯以綠林，掩映之餘，更覺幽寂。傍晚落日，野曠氣清，於斯境，於斯時，而有人也，閒步逍遙，已覺遠隔塵氛，飄飄欲仙。曰獨步，則思慮之岑寂可知；曰脫巾，則丰度之瀟灑可想。然而「鳥鳴山更幽」，偏又時聞鳥聲，則靜與神會，豈非沈著象乎？

〔二〕 鴻雁不來，則雲山寥落，之子遠行，則情懷渺邈。然而，所思不遠，好似當前卽是；若爲平生，又覺握手如昨。那麼千里如咫尺，似又未嘗相離也。「之子遠行」，所思已無可見之理；

「若爲平生」，所思猶有得見之情。思之不見，愈思得見，一心凝聚，禁回往復，則獨念之深切又正是沈著的表现也。前言景，此言情，雙股夾寫，而沈著亦形象化矣。

〔三〕試再廣之以譬：海風碧雲，指動態的沈著；夜渚月明，指靜態的沈著。海風而襯以碧雲，闊大浩瀚，狀壯美的沈著；夜渚而兼以月明，幽靜明徹，狀優美的沈著。這樣夾寫，沈著之精神更出。

〔四〕「大河前橫」，或謂「如發語之際，適有大河以橫植於前，則聲之所出，徹彼幽潭，謂之沈著，不其然乎」，或謂「人之佳語如有此妙境，而大河前橫，舉目可得，隨在皆然矣」。似都有些牽強。竊以爲大河前橫，當即言語道斷之意。鈍根語本談不到沈著，但佳語說盡，一味痛快，也復不成爲沈著。所以要在言語道斷之際，而成爲佳語，纔是真沈著。〔愚解〕「此言沈著之中，仍是超脫，不是一味沾滯，故佳。蓋必色相俱空，乃見真實不虛。若落於迹象，涉於言詮，則纏聲縛律，不見玲瓏透徹之悟，非所以爲沈著也。」似爲得之。

## 高古

〔愚解〕「然而過於沈著，則未必能高華，一於沈著，又未必不俚俗，故進之以高古。」

〔淺解〕「高則俯視一切，古則抗懷千載。」

〔應說〕「高對卑言，古對俗言。」

畸人乘眞，手把芙蓉。汎彼浩劫，窅然空蹤〔一〕。月出東斗，好風相從〔二〕。太華夜碧，人聞清鐘〔三〕。虛佇神素，脫然畦封〔四〕。黃唐在獨，落落玄宗〔五〕。

〔一〕 畸，奇異也；畸人，指不偶於俗之人。〔莊子〕大宗師：「畸人者，畸於人而侔於天。」謂畸人率其本性，與自然之理同。眞，說文云：「仙人變形而登天也。」變形言鍊形爲氣。此言畸人乘眞，謂畸人乘其眞氣以上昇也。芙蓉，卽蓮花，香潔之草。李白廬山謠：「遙見仙人綵雲裏，手把芙蓉朝玉京。」汎同泛，猶言度也。佛家言天地由成住至壞空爲一劫，歷時甚長，故云浩劫。窅然猶渺然，隔遠之意。空蹤者，前不見古人之謂。言此畸人歷劫以去，僅留空蹤也。

〔二〕 東斗，東方之斗宿。月出東斗之上而好風與之相隨，寫出高古之景。

〔三〕 太華，西嶽華山也。清鐘，清亮之鐘聲也。太華入夜，萬籟俱寂，一碧無餘，此時此際，忽聞清鐘，更覺一私不染，萬念胥澄，直令人靜絕塵氛，神遊太古。此二句寫出高古之致。

〔四〕 虛，空也。佇，立也；猶存也。心之靈謂之神，象之眞謂之素。〔北史〕韋復傳論：「復隱不負人，貞不絕俗，怡神墳籍，養素丘園。」虛佇神素，言神素超然塵世之外，不染俗氛也。畦，町也。封，畦之界限也。周禮：「大司徒之職制其疆理而溝封之。」脫，離也，超也。脫然畦封，言超離於疆界之外，謂不能以世俗禮教繩也。虛佇神素，自能渾然無迹矣。〔應說〕「至此方說到詩上。」

〔五〕黃唐、黃帝與唐堯也。『黃唐在獨』，有抗懷千古之意，語本陶潛時運詩『黃唐莫逮』，慨獨在余。落落，不相入貌。抗懷千載，當然不偶世俗，亦惟有抱此玄妙宗旨以終身已耳。〔舉解〕此言神仙富貴，非有兩途，故得乾坤浩氣，追溯軒黃唐堯氣象，乃是真高古。若乃草木衣食，形容枯槁，僅山澤之癯，非神仙也。即相如大人賦意。此說亦妙。

## 典雅

〔舉解〕此言典雅，非僅徵材廣博之謂。蓋有高韻古色，如蘭亭金谷，洛社香山，名士風流，宛然在目，是爲典雅耳。

〔揚解〕高古矣，而或任質以爲高，簡率以爲古，非極則也，故必進之以典雅。

〔淺解〕典則不枯，雅則不俗。

〔臆說〕典，乃典重。雅，即「風雅」「雅飭」之雅。

玉壺買春〔二〕，賞雨茆屋〔三〕。坐中佳士，左右修竹〔四〕。白雲初晴，幽鳥相逐〔五〕。眠琴綠陰，上有飛瀑〔六〕。落花無言，人淡如菊〔七〕。書之歲華，其曰可讀〔七〕。

〔一〕玉壺，酒器。春有二解：〔注釋〕「春，酒也。唐國史補：酒有郢之「富水春」，烏程之

「若下春」，榮陽之「上窟春」，富平之「石東春」，劍南之「燒春」。此一義也。淺解「春，春景。此言載酒遊春，春光悉爲我得，則直以爲買耳。孔平仲詩，「買住青春費幾錢」楊萬里詩「種柳堅隄非買春」。」此又一義也。竊以爲二說皆通，淺解說較長。

〔二〕 菲卽茅字，前言玉壺買春，比較華貴，見其典；此言賞雨茅屋，幽居自得，見其雅。

〔三〕 坐中佳士，卽所謂「談笑有鴻儒」，自見其典；左右修竹，也正所謂「何可一日無此君」，自見其雅。此二句仍看作分說典雅，固無不可；卽看作和前兩句連在一起，補說「買春」「賞雨」之人和境，也未嘗不可。體說「言坐中有佳士，正如左右之有修竹也。」

〔四〕 白雲，淡逸之物也；初晴，開霽之初也。雨後新晴，白雲卷舒，更見得大塊文章雅潤典則。幽鳥，幽僻之鳥也。相逐，可解作鳥侶自相戲逐，也可解作鳥之雅致若與人相親。總之，白雲初晴，幽鳥相逐，一片天機，自然典雅。體說「白雲，對陰雲黑霧看；幽鳥，對鴉鳴鵲噪看。」

〔五〕 眠琴，猶言橫琴，言琴之眠於綠陰也，但比橫琴更妙。橫琴可以彈，眠琴却不一定彈，猶淵明撫無絃之琴，但得琴中趣也。這樣，與下句「上有飛瀑」自相配合、相掩映，可以看到人境雙清，自然典雅。體說「綠陰，非烈日也；飛瀑，非濁流也。二語高山流水，並有所寓。」

〔六〕 落花無言，幽寂可想；人淡如菊，蕭疎可知。於無字句處體會，其味彌永。

〔七〕 「之」猶此也，就典雅說。歲華猶言歲時。「陽春召我以煙景，大塊假我以文章」，則書之歲華云者，亦卽「一年好景君須記」之意云耳。幽賞未已，高談轉清，雅韻古色，庶幾可讀。

## 洗鍊

〔舉解〕「此言詩樂同源，所以蕩滌邪穢，消融滓渣。後人出言腐雜，所以少此段工夫。苟非洗滌心源，獨立物表，儲精太素，游刃於虛，孰能幾此？」

〔楊解〕「或者搬演書籍，專務采色，使閱者如游骨董叢，搭彩市，非不煇爛華美，而陳垢錯雜，絕難悅目，豈典雅哉！故進之以洗鍊。」

〔淺解〕「凡物之清潔出於洗，凡物之精熟出於鍊。」

〔臆說〕「不洗不淨，不鍊不純。」

如鑛出金，如鉛出銀〔一〕。超心鍊冶，絕愛緇磷〔二〕。空潭瀉春，古鏡照神〔三〕。體素儲潔，乘月返真〔四〕。載瞻星氣，載歌幽人〔五〕。流水今日，明月前身〔六〕。

〔一〕〔淺解〕「金銀出於鑛鉛，未洗鍊者不足重也。」

〔二〕〔淺解〕「緇，黑也；磷，薄也。論語陽貨：『不曰堅乎？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？涅而不緇。』〔淺解〕

「超心鍊冶，言其心之超而鍊冶之無已時也。緇，磷，非美質也。洗鍊功到，則不美者可使之美，不新者可使之新，雖緇、磷亦絕覺可愛。一作活字用。緇所以染之使新，磷所以磨之使新，洗伐之功，

深入無際，則新而益求其新，有令人最足愛者。」

〔三〕空潭言其明淨，古鏡言其精瑩。明淨則洶瀉春光，精徹到底，精瑩則照映神態，纖屑畢現，均喻洗鍊之功。〔體說〕「空潭而曰瀉春，則澄清徹底可知；古鏡而曰照神，則一無蒙翳可知。」

〔四〕體素，卽易文言「君子體仁足以長人」之體，謂以素爲體也。因體之素以儲其潔，則淨而又淨，毫無垢穢矣。乘月，卽晉書庾亮傳「諸佐史殷浩等乘月登南樓」之乘，謂趁月光之純潔也。返真，有二解：莊子大宗師篇：「嗟來桑戶乎？嗟來桑戶乎！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猶爲人倚。」此反真指還其本來，可看作仙人化形以登天，則還其本來者，卽體素儲潔之精也。二句一義，合講洗鍊。

莊子秋水篇：「北海若曰，無以人滅天，無以故滅命，無以得殉名，謹守而勿失，是謂反其真。」則反真云者，又有道家鍊氣鍊性還其本始之意。此又二句分講，以「體素儲潔」狀洗字，以「乘月返真」狀鍊字。〔體說〕「體素儲潔，曰白日堅，本質自好。乘月返真，鍊氣歸神。」

〔五〕星氣，皎潔之光；陰鏗經豐城劍池詩：「無復連星氣，空餘似月池。」幽人，幽隱之人；孟浩然上巳日詩：「浴蠶逢姹女，採艾值幽人。」星氣，有體素儲潔意；幽人，有乘月返真意。載，發語詞。載瞻載歌，謂瞻之而可見，歌之而可想。〔體說〕「星辰無闕光，幽人無穢行。」

〔六〕今日，猶當下也。前身，猶前生也。以流水之清淨，當下就有洗的功能；似明月之皓潔，又不知幾生修到，頓覺前生曾經鍊的工夫。〔注釋〕「言流水是我今日之身，而活潑無窮，明月是我前之身，而修因有素也。今字有當前指點意，前字有三生夙業意，二語使人神往。」

## 勁 健

〔舉解〕「此言氣體卑靡，筋力不足，皆由不善養之故。惟蓄積於中者既實而強，即賈其餘勇，猶不衰竭，此亦止李、杜、韓三家爲得其全，其餘諸家，各有分數之差矣。」

〔揚解〕「然或洗鍊太過，骨肉並銷，則體弱不足起其文，故進之以勁健。」

〔淺解〕「勁則不敵，健則不息。」

〔總說〕「勁健，總言橫豎有力也。」

行神如空，行氣如虹〔一〕。巫峽千尋，走雲連風〔二〕，飲真茹強，蓄素守中〔三〕，喻彼行健，是謂存雄〔四〕。天地與立，神化攸同〔五〕。期之以實，御之以終〔六〕。

〔一〕行，運行，謂人運之以行也。行神則勁氣直達，絕無阻碍，故云如空；行氣則硬語盤空，蒼莽橫互，故云如虹。力寫勁健二字。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謂：「杜以神行氣，李以氣舉神。」

〔二〕杜甫秋興詩「巫山巫峽氣蕭森」，正以其千尋壁立，陰森可怕。以巫峽千尋之險峻，而能走雲連風於其間，足見大氣流行，正是勁健二字最形象化的描寫。

〔三〕真，真力也，亦真氣也；強，強力也，亦勁氣也。所飲者真，所茹者強，則真力彌滿，



勁氣充周矣。曰飲，曰茹，正見得經過消化，化爲己有，所以再補一句「蓄素守中」，才見得蓄之於平日，存之於心胸，是集義所生，非義襲而取之矣。一說：素，太素之素，本質也。中，內之謂也。凡物之有采色者久而必變，而惟蓄素則始終不變。凡物之有待於外者不能久，而惟守乎中則無一時或失。此說見淺解。〔體說〕「用真用強，守之以中。不中則真爲愚，不中則強爲慧。」

〔四〕易乾卦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勁健之風格似之。能如是，始可謂之存雄。莊子天下篇：「天地其壯乎？施存雄而無術。」此說明惠施意在勝人，但知存雄不知守雌。此用易之「行健」與莊之「存雄」說明勁健之風格，同時亦總結以前所舉各例，謂可比以行健，也可稱爲存雄。

〔五〕再承上文，「喻彼行健」，即天地亦可與之並立，如天地之終古不敵。這是勁的作用。「是謂存雄」，則天地之存神造化，亦無不與之同功。這是真的存雄，同時又是健的作用。

〔六〕期，要也。御，統馭也。實，虛實之實，言充實於中。終，始終之終，言久而不變。「期之以實」，則不同虛憍之氣，得其所以勁。「御之以終」，則並無間斷之時，得其所以健。兩「之」字分指勁健字。

## 綺麗

〔舉解〕「此言富貴華美，出於天然，不是以堆金積玉爲工。如春入園林，百卉向榮，自有生意，即老杜所云「前輩飛騰」、「餘波綺麗」。既不可以寒潭潦盡，亦豈止雕績盈陸。」